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西王赏功钱考

霍宏伟

明末清初，农民起义军首领张献忠在四川成都铸造西王赏功钱，有金、银、铜三种质地，存世数量极少，近来为泉界所瞩目。中国国家博物馆（以下简称“国博”）《中国古代钱币》专题陈列展出西王赏功银钱、铜钱各一枚，均为罗伯昭先生旧藏。1957年罗氏将其收藏的15427枚钱币，捐赠给北京历史博物馆^①（国博前身，以下简称“北京历博”），西王赏功亦在其中。

国博馆藏西王赏功皆为圆形方孔，钱体相对较薄，轮郭宽平，“西王赏功”4字楷书钱文，直读。背外郭较面郭稍宽。银钱钱体略带黑锈，色泽暗淡，背面肉上略显粗糙。钱文“赏”字右半部、内郭下部及“王”字上横右侧均有一道纵向浅裂纹。经照片与拓本比较，可知戴葆庭先生藏拓与罗伯昭先生藏泉是同一枚钱。钱径50.27mm，重36.4g（彩一图1，图3-2）^②。西王赏功铜钱形制、钱文与银钱风格近似，外郭边缘磨得较为圆润，正面钱文“赏”字“口”的中心填实，“王”字最末横画略残。背面内穿右下角有一斜横画，与外郭相连；外郭右侧有一略呈长方形的小铜块凸起。钱径50mm，重23.1g（彩一图2）。将国博馆藏西王赏功钱纳入到有关此类钱币发现与研究史的视野之中，会进一步深化我们对国博馆藏西王赏功的认识和了解。

一 西王赏功的发现、收藏与著录

西王赏功最早见于清代光绪末年的四川成都，至民国时期，已相继见有金、银、铜三种质地，并被数位泉家所收藏。新中国成立后，这些西王赏功钱大多捐赠或出售给各

级国有博物馆（表1），一些泉谱著录有拓本。

（一）西王赏功金钱

马定祥先生认为“金钱发现二枚，一枚早年被镏，另一为蒋伯坝旧藏，金色淡黄，珍。”^③第1枚金钱，于清光绪末为四川成都张扫巴所得，却镏钱得金。罗伯昭先生详述此事：

金质者，则闻而未见。据友人云：光绪末，成都市上五洞桥一冷摊，悬一旧铁钱，大似折二，已累月矣。有张扫巴者，扞之而柔，知其非铁，以八十文买之，视其字，西王赏功也。持归，磨其轮，赫然赤金也，欣欣然，夸侪辈曰：吾无意得一金钱。闻之，泉贾惊集其门，求观，则彼已镏之，得金二钱余重，泉贾顿足叹曰：若不镏，值黄金二十倍！张瞠目丧气，后悔者数月。^④

第2枚金钱，据学者考证，“传世另1枚金质‘西王赏功’钱为泉家蒋伯坝先生所获。钱径5厘米。蒋氏于1927至1932年入川工作，任职于四川重庆邮政局，在此期间在成都获得此品金质‘西王赏功’钱。1937年抗战爆发，在杭城沦陷前夕，蒋氏随省邮政局撤至浙南丽水县邮局工作，离开杭州故居时，他把多年积集的金银币、古钱等埋藏于桃花弄故居地下，其后全部被盗失去，该枚金质‘西王赏功’钱可能也在这时失掉，从此杳无踪影。”^⑤

事实上，这枚金钱并未丢失，一直为蒋伯坝先生所藏^⑥。1961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国博前身，以下简称“历博”）通过上海文管会，想收购这枚金钱，历经曲折，仍未如

愿。1963年,蒋伯坝先生将收藏的大部分古钱捐献、出售给上海博物馆(以下简称“上博”)⑦,其中的西王赏功金钱被上博收购⑧,现藏该馆(彩二图3,图3-1)⑨。

笔者依据档案材料,对半个世纪之前历博欲购西王赏功金钱一事做了调查。目前所见7件有关历博欲购西王赏功金钱的档案时间为1961年6月至7月,经办人主要有时任历博保管部主任的李石英、副主任史树青、保管部征集组组长杨文和等3位先生⑩。历博原打算让罗伯昭先生完成此事,但罗先生来函建议请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上海文管会”)出面,代为鉴定、洽购。历博于1961年6月28日给上海文管会发文,请求帮助:

我馆近接罗伯昭先生来函,关于请你代购蒋伯坝先生所藏西王赏功钱一事,据罗先生函称该钱的真伪问题,几位专家的意见尚不一致。特请你代为鉴定,如果确是真品,我馆拟请你向蒋先生洽购,至于价格方面,乞根据实际情况作一公平价格,并希早日函复为感。

上海文管会于1961年7月11日回复“北京历史博物馆:来函收悉。关于西王赏功古钱事,由于上海文物单位负有筹备历史博物馆的任务,故此古钱,自本年起已列入征集对象,目前尚在谈判中。”

7月20日,历博再次致函上海文管会,对此问题提出一个解决方案:

7月11日来函收悉,关于蒋伯坝先生所藏“西王赏功”钱,我馆前已决定收购,并委托你会代为洽办,以便补充我馆中国历史陈列,特函你会大

力协助,仍请让归我馆。上海历史博物馆将来如需陈列,我馆可赠送复制品代替。此项办法,谅荷同意,专此奉懇,并致

敬礼!

此后,上海文管会对此事未再给予答复。在这一过程中,罗伯昭先生做了大量工作,从历博与罗先生的来往信函中可以充分反映出来。据历博1961年7月20日发文:

伯昭先生:关于蒋伯坝先生所藏“西王赏功”金币,我馆前已遵照您的意见函请上海文管会代为洽购,昨接该会来出函称上海文物单位负有筹备历史博物馆任务,已将此钱列入征集对象,因此,我馆已再次函请该会大力协助,仍请让归我馆,补充历史陈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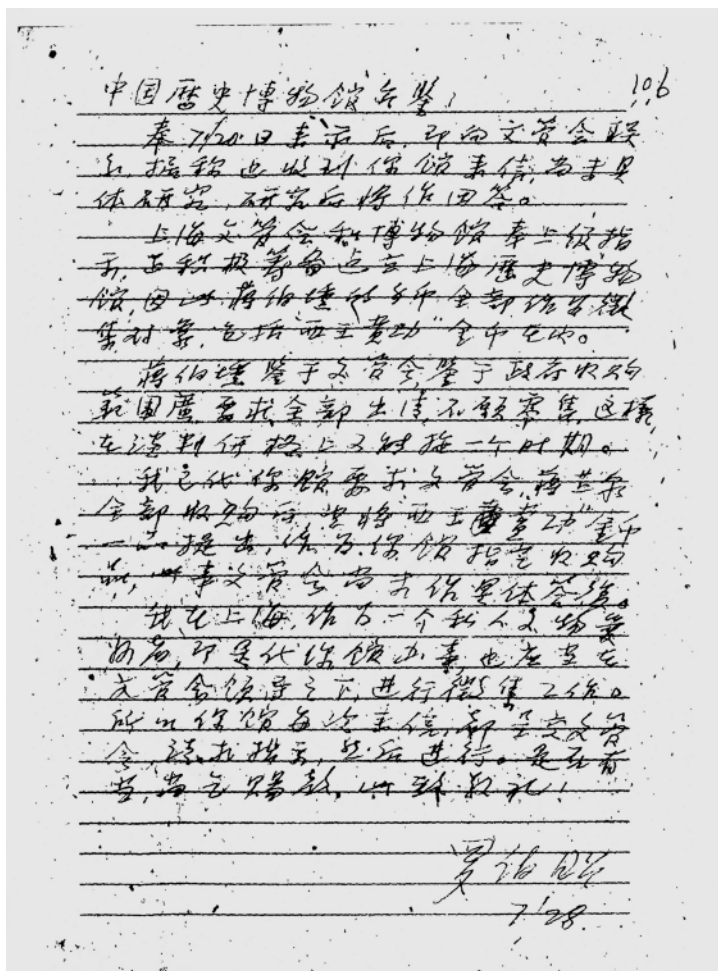


图1 罗伯昭先生给历博的回信

将来上海历史博物馆成立，我馆可赠送复制品代替，此种办法，还请从旁多多协助至成为感。至于价格方面，仍请上海文管会评定，我馆毫无意见，专此奉懇，并致敬礼！

罗伯昭先生于7月28日回信（图1），主要谈及有关征集西王赏功金钱一事。

中国历史博物馆台鉴：

奉7/20日来示后，即向文管会联系，据称也收到你馆来信，尚未具体研究，研究后将作回答。

上海文管会和博物馆奉上级指示，正积极筹备建立上海历史博物馆，因此，蒋伯坝的古币全部作为征集对象，包括“西王赏功”金币在内。

蒋伯坝鉴于文管会，鉴于政府收购范围广，要求全部出清，不愿零售，这样，在谈判价格上可能拖一个时期。

我已代你馆要求文管会，蒋藏泉全部收购后，望将“西王赏功”金币一品提出，作为你馆指定收购品，此事文管会尚未作具体答复。

我在上海，作为一个私人文物爱好者，即是代你馆办事，也应当在文管会领导之下，进行征集工作。所以，你馆每次来信，都呈交文管会，请求指示，然后进行。是否有当，尚乞赐教，此致敬礼！

罗伯昭

7/28

通过对上述半个世纪以前档案的披露与解读，可以弄清以下几个学术问题：

一是当时泉界对蒋伯坝先生所藏西王赏功金钱的真伪有不同看法。历博于1961年6月28日给上海文管会的发文中说“据罗先生函称该钱的真伪问题，几位专家的意见尚不一致。”

二是上博最终收购了这枚金钱，说明文博部门还是认为此钱为真品。

三是历博欲购此钱，与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20世纪50至

60年代，对农民起义军的研究是当时的热点问题。关于农民起义的文物，包括钱币，均受到高度重视^①。正如历博李石英先生所说：“首先，确定此文物是否真实及是否珍品，如系珍品，应考虑根据少而精的原则，可以收购。从全国文物总的比例上看，农民起义的文物占的比例还是很小的，在我馆收藏比例上也是少而不是过多的问题。”

虽然历博未能如愿以偿，购入西王赏功金钱，但作为私人收藏家的藏品，西王赏功金钱最终被国有博物馆收购，而未流失民间或海外，这足以让人感到欣慰。除了蒋伯坝先生旧藏、终归上博的那枚金钱之外，关汉亨先生还谈到一枚西王赏功金钱伪品（图2），值得泉界同好关注：



图2 《昭和泉谱》著录的西王赏功金钱伪品拓本

另丁福保主编《古钱大辞典》上册，也曾收录1枚小样“西王赏功”金钱。该金钱（钱）直径仅4厘米，阔缘，文字制作有别于蒋氏所藏之金钱。查此钱拓图取自日本《昭和泉昭（谱）》一书中，该泉为平尾赞平氏所藏，是一枚真伪存疑的待考品。故后来《历代古钱图说》不再收录此金钱，而用蒋伯坝所藏的金钱取代之，实为明智之举。¹²

（二）西王赏功银钱

马定祥先生指出“银钱首见二枚，罗伯昭、申砚丞各藏一枚，珍。银有贗品，须慎之。”¹³

据关汉亨先生统计：

银质西王赏功先后发现4枚。第一枚西王赏功银钱为清末民初金石收藏家申砚丞所获。……申氏所藏银质西王赏功钱末（未）知去向，泉拓亦未留下给后人。第二枚银钱为罗伯昭先生于1933年获自重庆。……该银钱曾在1940年中国泉币学社第14次例会上出品，供同好观赏。……浙江湖州市古泉收藏家陈达农先生亦收藏1枚银质西王赏功钱，钱文笔划较粗犷，属于另一版式，珍泉拓本收录于《中国民间钱币藏珍》一书中。据朱活《古钱新典》所载“近年甘肃武都县农村发现一枚‘西王赏功’背文‘大顺’银钱。”该泉径4.5厘米，是银钱的另一种版别。背文“大顺”二字，足可说明“西王赏功”系张献忠称帝改元大顺之后铸造，此为最有力之实物佐证。¹⁴

笔者对于《古钱新典》著录的银钱存疑。一方面原因是，该银钱直径为45mm，而西王赏功银钱直径一般在50mm左右；另一方面，此钱除了面文“西王赏功”4字之外，还有背文“大顺”国号，在目前所见其他金、银、铜三类西王赏功钱中皆未曾见到，该钱之真伪令人怀疑¹⁵。

民国时期，有一枚西王赏功银钱在张丹翁文章中提及：

此泉银质，大于天启折十，乃汉口广东银行陈仲璧君寄来拓样，云：近自成都一古屋中所发现，并考张献忠据川时，自称大西王，铸金、银、铜三品，以赏有功。光绪末叶，尝有人无意中获

购纯金一品，镕化得金二钱数分，识者咸为惋惜。此银质之一品，已为其邦人罗伯昭所藏。¹⁶

前文所说国博馆藏西王赏功银钱1枚，即为罗伯昭先生旧藏。关于这枚西王赏功银钱的来历，罗先生曾撰文细述原委：

惟别有西王赏功一钱，质系银铸，献逆用以颁赐部将者，在当日已属珍贵，今则凤毛麟角，入目愈难矣。先是四川富顺胡氏有巨厦，陈腐不堪矣，雇工拆之，于梁上得一银泉，曰“西王赏功”，胡以遗其戚谊宋芸子，宋清季之经学大家也。后宋氏中落，其姪孝齐携此泉至渝求沽，索价千金，适同好蒋伯坝君见之，惊为奇珍，因议价未果，孝齐携此泉走成都，后蒋君亦去杭不返。次年，孝齐将游申汉，挟此泉求善价。途次渝城，时余回渝，因泉贾得见此泉，果然妙品，文字挺拔，黑鏽班烂，巨似折十，俨然天启、兴朝风度，叹为奇遇，遂以重值得之，时民国廿二年春三月也。后蒋君悉余获此泉，为余庆议，以天成元宝见易，余未之许也。¹⁷

上博藏有1枚西王赏功银钱，为罗伯昭先生儿女4人于1979年4月12日捐赠¹⁸。其钱体光亮，面背轮廓表面均有一层薄薄的淡黄色氧化层。背面肉上及钱郭上残留有9处撞击痕迹（彩二图4）¹⁹。

（三）西王赏功铜钱

马定祥先生批注“西王赏功铜钱与金、银钱版式相同，有红、黄铜质，存世亦少，珍。”²⁰罗伯昭先生最早谈到此类铜钱藏家：“西王赏功铜泉，成都龚熙台据一，后归与上海张齐斋，其他尚未见真者。”²¹

据关汉亨先生考证：

铜质西王赏功钱，本世纪仅发现3枚。……叔驯得西王赏功铜品，惜未留下泉拓，供世人欣赏。该珍泉已随齐斋出国而远走异邦，今已不知下落。另一枚西王赏功铜品为上海藏泉家孙鼎先生收藏，该泉拓本曾刊于1954年上海泉家祝寿泉帖册上。据悉，孙氏所藏古泉珍品大多已捐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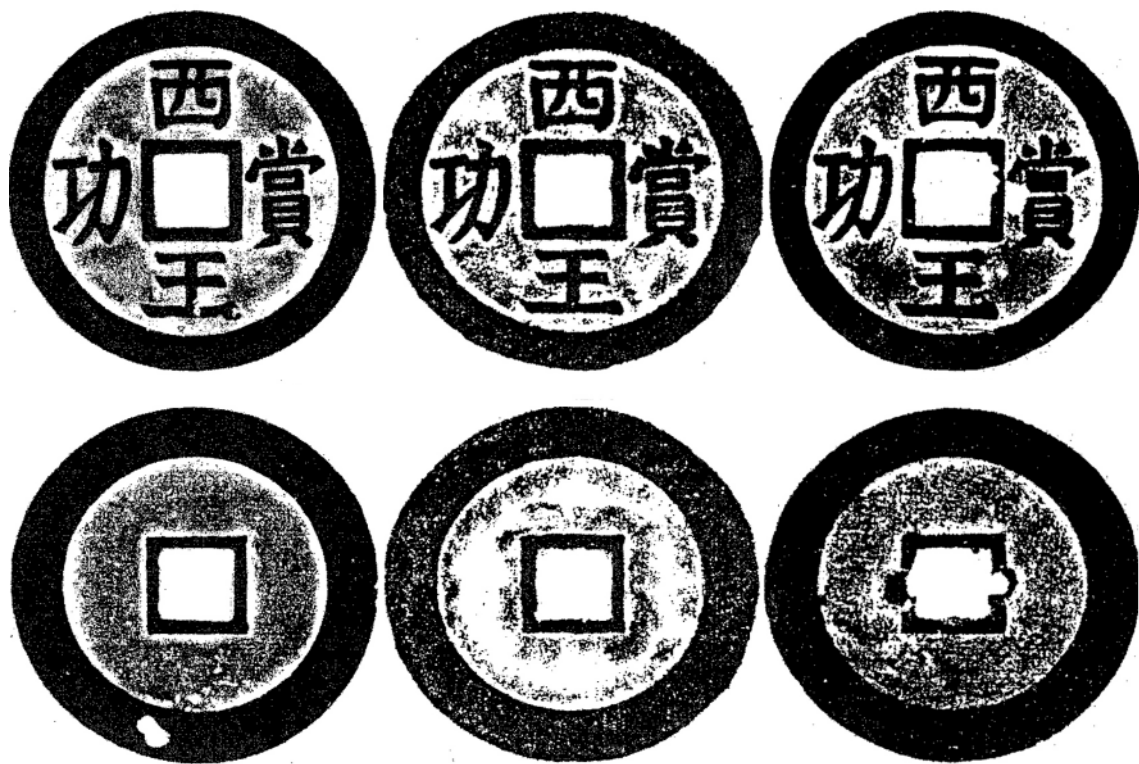
天津市历史博物馆亦收藏 1 枚“西王赏功”折十型铜钱。后二品珍泉已入藏国家博物馆而得以存世，可供世人观赏研究。²²

根据这一线索，笔者查阅国博相关档案资料，仅找到孙鼎先生捐赠唐代乾封泉宝等钱的记录，没有捐赠西王赏功铜钱的记载。国博现

藏有 1 枚西王赏功铜钱，为 1957 年 3 月 26 日罗伯昭先生捐赠²³。上博除了有西王赏功金钱、银钱各 1 枚外，还收藏有 2 枚西王赏功铜钱，一枚为孙鼎先生捐赠（彩二图 5，图 3-3）²⁴，另一枚是蒋伯坝先生在将西王赏功金钱出售给上博的同时，还卖给该馆一枚铜钱。

表 1 部分西王赏功发现与收藏一览

西王赏功	发现时间	发现地点	收藏者	资料来源	备注
金 钱	清光绪末	四川成都 五洞桥一冷摊	张扫巴	注④	镕钱得金
	1927 - 1932	四川成都	蒋伯坝	注⑧	上博收购
银 钱	清末民初		申砚丞	注⑭	下落不明
		四川富顺	罗伯昭 (1933 年购)	注⑰	捐赠北京历博
			罗伯昭	注⑱	捐赠上博
铜 钱		四川成都	龚熙台藏， 后归张叔驯	注⑳	下落不明
			罗伯昭	注㉓	捐赠北京历博
			孙 鼎	注㉔	捐赠上博
			蒋伯坝	注⑧	上博收购
			天津市历史博物馆	注㉚	



1.上博藏金钱

2.国博藏银钱

3.上博藏铜钱

图3 部分博物馆藏西王赏功拓本

二 西王赏功形制、钱文及其性质

(一) 西王赏功形制与钱文特点

西王赏功钱的形制为外圆内方，钱体相对较薄，轮郭平整，背外郭较面郭稍宽。钱文“西王赏功”为楷体，直读。钱币形制符合明代中期以后钱币特点。金钱钱文笔画较为硬朗，“王”字最末一笔横画略有残损。背面外郭下部有一凹坑，略呈椭圆形，长径5、短径4mm。国博藏银钱钱文较之金钱，用笔则更加圆润，笔力劲健。国博、上博所藏

2枚铜钱，“赏”字中央“口”部填实，呈一实心长方块，与上述两种钱文完全不同。上博藏西王赏功铜钱背部方穿左右两侧略向外弧。

金、银、铜三种质地西王赏功钱的实物与拓本尺寸略有差异，今测量钱币拓本数据如下（表2）。一般钱径为48—50、穿宽10mm，正面外郭宽5、内郭宽2mm，背面外郭宽7、内郭宽2mm。西王赏功金钱最重，为38.8g，银钱重36.4g，铜钱重19—23.1g。

表2 部分博物馆藏西王赏功钱基本数据一览（尺寸：mm，重量：g）

西王赏功	钱径		穿宽	正面		背面		重量	资料来源
	实物	拓本		外郭宽	内郭宽	外郭宽	内郭宽		
上博藏金钱	50.38	49	10	5	2	7	2	38.8	注①
国博藏银钱	50.27	50	10	5	2	7	2	36.4	注②
国博藏铜钱	50							23.1	注③
上博藏铜钱	49.67	49	10	5	2	7	2		注④

钱文“西王赏功”4字有其特定含义。“西王”是张献忠的自称封号。张献忠最早于崇祯三年（1630）自称“八大王”^⑤。《明史·张献忠传》：“崇祯三年，陕西贼大起，王嘉胤据府谷，陷河曲。献忠以米脂十八寨应之，自称八大王。”张氏后来制印“西营八大王”。《滄瀨囊》：明崇祯十三年（1640），“四月，内接陕抚郑从检、总兵左良玉塘报，称太平县玛瑙山于二月内大破逆贼张献忠，……（获）篆‘西营八大王承天澄清川岳’印，卜卦金钱三文。”^⑥

明崇祯十六年（1643），张献忠在湖北武昌称“西王”。崇祯“十六年春，连陷广济、蕲州、蕲水。……又西陷汉阳，全军从鸭蛋洲渡，陷武昌，执楚王华奎，笼而沈诸江，尽杀楚宗室。……献忠遂僭号，改武昌曰天授府，江夏曰上江县。据楚王第，铸西王之宝，伪设尚书、都督、巡抚等官，开科取士。”^⑦文献中所云“铸西王之宝”，未见实物，今有罗希成、常任侠先生旧藏张献忠“西王之宝”玉玺传世（彩一图6）^⑧。

张献忠称“西王”，不仅与“西营八大王”有关，也可能是因其仰慕西楚霸王项羽。“西楚霸王”是秦末项羽的自号。《史记·项羽本纪》：“项王自立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⑨据《蜀碧》卷二记载“献自为万言策，历评古今帝王，以西楚霸王为第一，命颁布学官。”^⑩可知张献忠对项羽是十分推崇的。

所谓“赏功”，即为赏赐有功者之意。《韩非子·难二》：“且官职，所以任贤也；爵禄，所以赏功也。设官职，陈爵禄，而士自至，君人者奚其劳哉？”^⑪“赏功”之意甚明，无需赘说。

(二) 西王赏功性质与明代赏功制度

泉界普遍认为，西王赏功不是用于流通的货币，而是用于赏功的非正用品。“张献忠据川时，自称大西王，铸金、银、铜三品，以赏有功。”^⑫

文献中未谈到张献忠如何用西王赏功来封赏，但说到其他赏功事例，可从一侧面了解张献忠大西军队的赏功情况。《蜀碧》卷

三：顺治三年（1646）三月，“贼分道搜杀四路遗民。……寅出酉还，比赏格有逾十倍者，奖以为能。杀数百人，立擢至都督。嗣后贼营公侯伯甚多，皆屠川民积功所致也。”^③《蜀警录》云：张献忠“发安西将军巡嘉眉，方洪二都督分历川南各州县。尽勒绅士入城军民入村，凡居山扎寨者攻之，擒之，斩首刖手无算。每官兵回营以所刖手掌验功，掌一双准一功。凡有军官衙门所在，手掌如山积。而成都城内人掌，则更几于假山之万叠千峰矣。尝见一札付，自副将升总兵。其札头空白处用朱笔细字备注功级算手掌一千七百有零。”^④由此可知，驻蜀晚期大西军曾以杀人数量多少作为奖励军功的标准。

实际上，张献忠以金、银、铜三种质地西王赏功来奖赏立功者，应是受到明代三等赏功制度的影响。此项制度在《明史·兵志四》有详细记述，经历了一个逐步完善、成熟的过程。最初始于明太祖朱元璋，“赏功之制，太祖时，大赏平定中原、征南诸将及云南、越州之功。赏格虽具，然不豫为令。惟二十九年命沿海卫所指挥千百户获倭一船及贼者，升一级，赏银五十两，钞五十锭，军士水陆擒杀贼，赏银有差。”^⑤

明成祖朱棣永乐初年，又对战功进行了细化，分为三等，并提出了每一等功的奖励标准。“永乐初，以将士久劳，命礼部依太祖升赏例，参酌行之。乃分奇功、首功、次功三等，其赏之轻重次第，率临时取旨，亦不豫为令。十二年定：凡交锋之际，突出敌背杀败贼众者，勇敢入阵斩将夺旗者，本队已胜、别队胜负未决、而能救援克敌者，受命能任事、出奇破贼成功者，皆为奇功。齐力前进、首先败贼者，前队交锋未决、后队向前败贼者，皆为首功。军行及营中擒获奸细者，亦准首功。余皆次功。”

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开始铸造三等赏功牌。“正统十四年，造赏功牌，有奇功、头功、齐力之分，以大臣主之。凡挺身突阵斩将夺旗者，与奇功牌。生擒瓦剌或斩首一级，与头功牌。虽无功而被伤者，与齐力牌。盖专为瓦剌入犯设也。是后，将士功赏视立功之地，准例奏行。……崇祯中，购闯、献以万金，爵封侯，余贼有差，以贼势重，变常格也。”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我国传统三等赏功制度的基础上，增加了特等功^⑥。

今见文献记载赏功牌均为银质，称为“赏功银牌”、“银牌”。《滄溟囊》卷一：崇祯“十二年己卯，八月，赐嗣昌督师辅臣银印及上方剑便宜从事，帑金四万两，赏功银牌五百面，蟒绉緋绢各五百匹。”^⑦《明史·余应桂传》：崇祯十六年（1643），“十一月，督师孙传庭战败，命应桂兼右金都御史往代之。应桂以无兵无饷，入见帝而泣。帝但遣京军千人护行，给御用银万两、银花四百、银牌二百、蟒币二百、杂币倍之，为军前赏功之用而已。”^⑧流传至今的赏功牌实物，有上世纪80年代四川彭山发现、可能与明末张献忠有关的鎏金银牌，牌上篆刻“赏功”两字（图4）^⑨。2007年7月，在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开展展出两件清代官方颁发的银功牌，即“爵阁部堂将军颁赠赏功牌”、“总督部院颁赠赏功牌”，前者下部有一“赏”字，后者下部有“赏功”两字铭文。据说，清代台湾有一位骁勇善战的卑南王，曾因捉捕大陆逃犯有功，获得清政府颁发的赏功牌（图5）^⑩。清代道光、咸丰年间，赏功牌以紫绫裱纸代银，长方形，分为五等，类似于今天的奖状。

除了赏功牌之外，明朝皇帝对有功之臣还赏赐金银币，在《明史》中屡见记述（表3、4）。



图4 四川彭山发现鍍金赏功银牌

图5 台湾展出两件清代赏功银牌

表 3

《明史》有关赏赐金币的部分记述

内 容	卷 数	页 数
其年，继光破贼，濒海余寇流入浙江。官军迎战于连屿、陡桥、石坪，斩首百余级。新倭复犯石坪，将士乘胜歼之。炳然以援剿功，再赐金币，进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	卷二〇二 《赵炳然传》	5349
嘉靖三年，速檀满速儿复以二万余骑围肃州。九畴自甘州昼夜驰入城，射贼，贼多死。已，又出兵击走之。其分掠甘州者，亦为总兵官姜奭所败。论功，进副都御史，费金币。	卷二〇四 《陈九畴传》	5380
赵国忠，字伯进，锦州卫人，嗣指挥职。嘉靖八年举武会试，进都指挥僉事，守备暖阳。擢锦义右参将。连破敌，增秩，赐金币，进署都督僉事，为辽东总兵官。	卷二一一 《赵国忠传》	5583
万历二十年，哮拜反，引套寇入掠，孔英屡击败之。卜失兔入下马关，从麻贵邀击，大获。进本镇副总兵。二十四年九月，着力兔、宰僧犯平虏、横城。孔英偕参将邓凤力战，斩首二百七十有奇，赐金币。	卷二四七 《马孔英传》	6412
会承宗叙五防效劳，诸臣且引疾乞罢，乃遣中官刘应坤等赍帑金十万犒将士，而赐承宗坐蟒、膝襦，佐以金币。	卷二五〇 《孙承宗传》	6471
汪泗论，字自鲁，休宁人。祖垵，嘉靖中进士，历官福建兵备僉事，分守福宁。倭犯同安，垵释重囚七人为军锋，击倭却之。捷闻，费金币。	卷二五七 《汪泗论传》	6621
(天启元年，良玉率兵) 先后攻克红崖墩、观音寺、青山墩诸大巢，蜀贼底定。复以援贵州功，数费金币。	卷二七〇 《秦良玉传》	6945
松、茂诸番乱，深主调兵食，有功，赐金币。嘉靖十六年召为太常卿兼侍读学士。	卷二八六 《陆深传》	7358
世宗立，以迎立功赐金币。	卷三〇四 《谷大用传》	7794

表 4

《明史》有关赏赐银币的部分记述

内 容	卷 数	页 数
隆庆元年，改督两广军务。时两广各设巡抚官，事不关督府。瀚请如三边例，乃悉听节制。大盗曾一本寇掠广州，诏切责瀚，停总兵官俞大猷、郭成俸。已，一本浮海犯福建，官军迎击大破之，费银币。	卷二二五 《张瀚传》	5911
杨巍，字伯谦，海丰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除武进知县。擢兵科给事中。……已，迁参议，分守宣府。寇入犯，偕副将马芳击斩其部长，费银币。	卷二二五 《杨巍传》	5916
初，帝闻如薰孤城抗贼，大喜，厚费银币，擢官副总兵。	卷二三九 《薰如薰传》	6221
(崇祯年间) 寻击杀乱贼刘高峰等，抚定余众。诏录其功。巡抚陈睿谟大征临、蓝寇，斗枢当南面，大小十余战，贼尽平。诏费银币。	卷二六〇 《高斗枢传》	6752
(嘉靖) 三十四年，田州土官妇瓦氏以狼兵应调至苏州剿倭，隶于总兵俞大猷麾下。以杀贼多，诏赏瓦氏及其孙男岑大寿、大禄银币，余令军门奖赏。	卷三一八 《广西土司二·田州》	8253

在明代以前的汉唐两宋时期，也有赏赐臣属金银钱的惯例，一些金银钱实物留存至今（表 5）。

表 5

汉唐两宋时期部分金银钱一览

金银钱	发现时间	地 点	基本内容	资料来源
西汉金五铢	1980 年 左右	陕西咸阳原	1 枚，钱径 25.5mm，重 9g，经化验金成色 95%。现藏国博。	陈颖 《一枚罕见的西汉五铢金币》，《考古与文物》1984 年第 4 期。
唐开元通宝金银钱	1970 年 10 月	西安南郊何家村窖藏	开元通宝金钱 30 枚，钱径 23mm；开元通宝银钱 421 枚，钱径 25mm。	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革委会写作小组 《西安南郊何家村发现唐代窖藏文物》，《文物》1972 年第 1 期。
北宋太平通宝金钱	1988 年 1 月	浙江衢县安仁乡划船村	1 枚，钱径 17、穿宽 5、厚 1.2mm，重 4.3g，含金量 72%。	周迪 《浙江衢县发现北宋金币》，《考古》1994 年第 5 期。
南宋隆兴通宝金钱	1986 年	浙江慈溪县龙南古墓	1 枚，钱径 20.5、穿宽 6、厚 0.9mm，重 3.25。	章均立 《浙江慈溪出土“隆兴通宝”金钱》，《中国钱币》1989 年第 2 期。

三 西王赏功铸造时地及历史背景

(一) 西王赏功铸造时间与地点辨析

泉界一般认为，西王赏功铸造于张献忠建立大西国之后的四川成都。有学者对此则提出不同观点 “历来钱界多说为张献忠大西朝铸以酬赏军功之物。有研究者据史述，认为张献忠称西王，是在崇祯十六年五月攻

占武昌之时，曾铸‘西王之宝’印玺。次年八月，张献忠在成都建大西国，年号大顺。其时称号应为‘大西朝大顺皇帝’，绝不可能自贬名份，降帝为王，铸用西王赏功钱。且大西朝一应典章文物悉仿明制，查考有关明制度的记载，凡军功皆赏专铸之银功牌，绝无以钱状物赏功之事。故西王赏功钱似当

铸于张献忠建大西国之前。”^⑪

笔者在详查历史文献并结合实物资料的基础上,谈一些自己的看法。其一,张献忠在四川成都建立大西国之后,称“大西国王”,并非称“大西朝大顺皇帝”。《明史·张献忠传》:崇祯“十七年春陷夔州,至万县,水涨,留屯三月。……破重庆,瑞王常浩遇害。……遂进陷成都,蜀王至澍率妃、夫人以下投于井,巡抚龙文光被杀。……献忠遂僭号大西国王,改元大顺。冬十一月庚寅,即伪位,以蜀王府为宫,名成都曰西京。”^⑫张献忠并非称皇帝,而是“大西国王”,简称“西王”,铸造“西王赏功”于成都亦在情理之中。张献忠率军在湖北征战时间较短,在如此匆忙的时间内,铸造金、银、铜三类西王赏功,恐非易事。

将西王赏功与大顺通宝铜钱进行形制、钱文及质地等方面特征的对比,能够看出两者有较多的共同点,大顺通宝可以作为西王赏功铸于张献忠在四川成都建立大西国之后的旁证。1975年,在四川成都市望江楼附近府河中淘取沙石时,随沙石一起挖出一批大顺通宝铜钱,共计1500余枚,送交四川省博物馆保存。钱币分为3种类型,一型背穿下有一“工”字,二型背穿下有一“户”字,三型背面无字。钱径26.5mm,重5g(图6)^⑬。1976年,四川成都郊区永丰公社太平村村民在取土时,于距地表深1.5米处发现大顺通宝25公斤,送交成都市

文物管理处保存。背铸有“工”、“户”等铭文或素面无文,钱径均为27mm(图7)^⑭。出土铜钱大多铸造精整,反映出张献忠铸造的大顺通宝铜钱质量较高,在文献中亦有所记述。《蜀碧》卷二:顺治元年(1644)冬十月,“十六日,流寇张献忠踞藩府称帝,僭号大西,改元大顺,以成都为西京。贼僭位,置丞相六部以下等官。……是时,贼设铸局,取藩府所蓄古鼎器玩及城内外寺院铜像,熔液为钱,其文曰‘大顺通宝’。令民间家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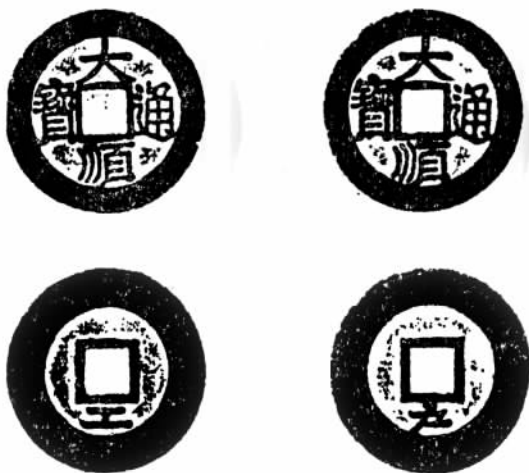


图6 四川成都府河望江楼段出土大顺通宝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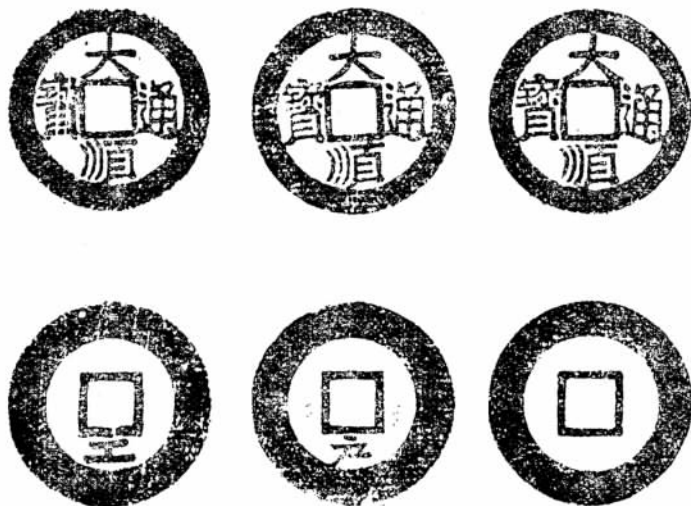


图7 四川成都郊区太平村出土大顺通宝拓本

顺民号帖，以大顺新钱钉之帽顶。……贼钱肉色，光润精致，不类常铜。至今得者，作妇女簪花，不减赤金。”^⑤

西王赏功与大顺通宝在形制上，两者的内外郭均较宽，背面较之正面内外郭更加宽阔，背部方穿横平竖直，四隅棱角分明。在钱文上，两者皆为楷体，横画起笔藏锋，驻笔回锋，如“西”、“大”首画；撇捺如刀，用笔颇有力度，如“功”、“大”字；尤其是“赏”、“宝”字，下部共同有一“貝”部，末两笔为撇、点画，结构、用笔基本相同，均为左撇如刀，大致呈45°，向左下侧露锋斜出，右点写得较小，藏锋收笔，如一小石子垫于“貝”下，稳健而踏实。在钱币质地与铸造上，国博馆藏的西王赏功铜钱与大顺通宝铜钱均为黄铜，铜质精纯，铸造精良。西王赏功与大顺通宝在形制、文字和质地等方面如此相似，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明两者有可能铸造于相同时期，甚至可能是同一批工匠所铸。

其二，有学者说“大西朝一应典章文物悉仿明制，查考有关明制度的记载，凡军功皆赏专铸之银功牌，绝无以钱状物赏功之事。”^⑥这种说法虽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全面。据《明史·兵志四》可知，明代确有铸造赏功牌之制，在前文列举的《明史》中也有大量使用金银币来奖励军功的史实。赏功有奖励银牌的，也有赏赐金银币的。金银币不仅包括金银锭，而且应有一定数量的金银钱。“明代是中国古代金银钱铸造较多的历史时期。据史籍记载和考古资料，其时官炉金银钱由内府银作局与金银矿冶主管部门所主铸，民间金银钱则由金银铺或富豪私家铸作。……明代皇帝以内府金银钱为钦赏之事，明中期仍承之而不变。”^⑦西王赏功取明代赏功牌“赏功”铭文内容，结合金银铜钱圆形方孔的形制，从而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特色。

其三，西王赏功铸造、颁发时间约在大顺元年至二年（1644—1645）之间。西王赏

功于史无载，可根据张献忠据蜀时间约略推知。此类纪念章的铸造、颁发时间，是在张献忠率军流动作战过程中随时颁发？还是在四川成都建立大西政权之后颁发的开国纪念章？

虽然文献语焉不详，无法直接回答上述问题，但在清人野史中似有反映。《蜀碧》卷三“《寄园寄圻（所）寄》云：献忠开科取士，会试进士得一百二十人。状元张大受，华阳县人，年未三十，身長七尺，颇善弓马。……献喜不胜，赏赐金币、刀马至十余种。”^⑧《蜀龟鉴》卷二有类似记述“华阳张大受为武状元，身長七尺，善弓马。群臣交颂，谓龙飞首科得此奇才，不日当一统天下。献召入，衣饰华靡，先后赐名马、美人、甲第、金币无算。”^⑨笔者以为，文中所云张献忠赏赐武状元张大受的“金币”，或指其他金钱，但也不排除指西王赏功金钱的可能。试做以下三点推测：一是流动作战时不可能铸造、颁发，因为西王赏功未在四川以外的其他地区发现，特别是在张献忠率军流动作战的路线上未见；二是此钱仅见于四川境内，说明与其大西政权建立有关，应是在四川铸造、颁发，数量较少，用于论功行赏；三是西王赏功铸造时间较短，因材料所限，无法细论，只能大致限定在大顺元年至二年（1644—1645）之间。

（二）明末成都较为发达的铸造业

明末，四川成都的铸造业较为发达，铸造水平较高，除了前文所述西王赏功、大顺通宝铜钱之外，还有留存至今的铜印、铜镜、金戒指等大顺遗物，从一侧面反映出明末成都铸造业的发展水平。

1. 大顺年间铜印

张献忠为安抚四方势力，铸金印授之。《滄溟囊》载张献忠授金印一事“黎州壮士马经，亦募义兵以卫地方，贼畏其骁勇，闻于献忠。献忠铸总兵金印一颗，赉往授经。经笑而掷之地。”^⑩任乃强先生曾见过此类鏤

金铜印，并详记之^⑤。

今见传世的大顺铜印，铸于大顺元年（1644）的有“都纲之印”，大多数为“大顺二年”（1645）铸造，主要有“骁右营总兵官关防”、“西充县练兵守备关防”、“离八寺长官司印”、“芦山县印”等^⑥。

2. “大顺三年”铜镜

笔者所见“大顺三年”铜镜有3件。铜质较纯，纹饰精美，图案基本相同，均以双龙为主纹，钮座上有“大顺三年”纪年，铸造工艺水平较高。直径均为105mm。1956年，江西省博物馆在九江市废铜中选购到一件铜镜，钮座上有“大顺三年孟夏月造”（1646年，阴历四月）铭文^⑦。20世纪80年代初，四川省文物商店收集到一件铜镜。钮座上有“大顺三年孟夏月造”楷书铭文。有人认为，这面铜镜雕刻精美，铸造于战火频繁的四川，估计民间铸造的可能性较小，可能是由大西政权工部所属工匠所铸。其工部除了铸铜钱之外，还可能铸日用工艺品^⑧。另有一件“大顺三年”铜镜，钮座上有“大顺三年孟秋月造”楷书铭文。铜质精纯，呈灰黑色。此镜铸于大顺三年孟秋月（阴历七月）^⑨。

3. “大顺赤金”戒指

大顺年间制作的金戒指一对，为考古发掘品。1984年，在位于四川绵阳市北郊的朝阳机械厂平整房基时，发现一座明末墓葬。出土玉圈、玉戒指、金戒指等。一对金戒指戒指圈内壁烙制“大顺赤金”4字铭文^⑩。

由大顺通宝铜钱、铜印、铜镜、金戒指等大顺遗物，可以看出明末成都有着较为发达的铸造业，为铸造金、银、铜三种质地的西王赏功提供了技术上的保证。目前所见西王赏功实物，质地精纯，铸造精良，文字清晰，轮郭精整，这是与明末成都有着较为发达的铸造业、较高的铸造水平密不可分。

四 结 论

本文结合实物资料与历史文献资料，对

西王赏功主要做了如下探讨：

第一，初步梳理了西王赏功的发现、流传经过等史料，对国博、上博等国有博物馆藏金、银、铜三类西王赏功的收藏源流做一辨析。

第二，考证了西王赏功形制、钱文及性质，追溯其源应是明代逐步完善的三等赏功制度。西王赏功在形式上采用明代金银铜钱圆形方孔的形制，而在内容上借鉴了明代赏功制度与银功牌铭文，从而产生了独具一格的开国纪念章。

第三，对西王赏功的铸造时间与地点做了推测，赞同以往泉界认为西王赏功铸造于四川成都的观点。西王赏功铸造、颁发时间约在大顺元年至二年（1644—1645）之间。明末成都铸造业较为发达，铸造水平较高，为铸造金、银、铜三种质地的西王赏功提供了技术保障。

笔者提出，西王赏功的性质应是属于纪念章，是明代赏功牌内容与金银铜钱形式相结合的产物。建国铸造、颁发纪念章、币，并非张献忠首创。有学者认为，战国时期齐六字刀“齐建（返）邦𠄎大刀（化）”，是田单复齐时齐国特别铸造的纪念币，为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建国纪念币^⑪，这一类钱在中国钱币文化中有一传统。西方学者将纪念章纳入钱币学中，中国则将厌胜钱纳入钱币学的范畴，但忽略了纪念章、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西王赏功的存在为我国钱币学范畴做了一点补充，中国钱币学亦需建立一套纪念章、币研究体系。

附记：承蒙中国钱币博物馆金德平先生提出修改意见，上海博物馆周祥先生提供馆藏西王赏功相关信息，中国国家博物馆闫志博士、钟国文先生帮助查找资料，北京大学陈灿平博士收集“西王之宝”玉玺等资料，谨致谢忱。

注释：

①石志廉 《一九五七年上半年北京历史博物馆收

到的捐赠文物》，《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0期。

②图3-2采自马飞海总主编《中国历代货币大系》5《元明货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3页，3561号。

③⑬⑳丁福保原编、马定祥批注《马定祥批注〈历代古钱图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73页。

④⑰⑳罗伯昭《谭西王赏功钱》，原载《晶报》民国廿四年一月廿八日，收入丁福保编《古钱大辞典》，下册，第2209、2210页。

⑤⑱⑲关汉亨《张献忠铸“西王赏功”珍品》，载《中华珍泉追踪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246页；247页；248页。

⑥蒋伯坝先生藏泉简历，见于罗伯昭《泉友录》：“蒋寿珪，字伯坝，吴县人。服务邮局有年，搜集古泉、铜币及邮票而无一不精审。尝寓于渝，与余友善，暇与研究泉学，获益独多。喜交换古泉，间有复品，亦可分让。”《泉友录》收入丁福保编《古钱大辞典》下册，第2283页。

⑦金志伟《钱币收藏家蒋伯坝生平略记》，《中国钱币》1991年第1期。文中仅谈到蒋伯坝先生捐赠钱币给上博一事，未提及出售。

⑧2011年6月7日，周祥先生在电话中告知。

⑨采自马飞海总主编《中国历代货币大系》5《元明货币》，第443页，3563号。

⑩中国国家博物馆存档资料，以下所引档案资料均源于此。据了解，当年历博的3位经办人均已去世。

⑪诸如唐石父《历代农民起义军铸造的货币》，《文物》1960年第10期，文中谈到了西王赏功与大顺通宝，并附以拓本；王镜如、史树青《谈谈有关农民战争的文物》，《文物》1961年第7期，该文引用了张献忠“西王之宝”玉玺资料。

⑫林染先生亦有相同看法，参阅林染《“西王赏功”钱有疑》，《陕西金融》1996年第6期。民国时期，已有学者对西王赏功钱提出质疑，详见张纲伯《西王赏功泉之质疑》，日本《货币》第二百〇二号。

⑬⑳丹翁《西王赏功钱》，原载《晶报》民国廿二年七月口日，收入丁福保编《古钱大辞典》下册，第2209页。

⑭罗炯主编《中国钱币学家罗伯昭先生诞辰105周年纪念文集》，内部资料，2006年，第135页。

⑮彩二图4采自马飞海、周祥、罗炯主编《罗伯昭钱币学文集》“罗伯昭先生捐赠古钱币珍品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彩版第38页，下图；亦见于马飞海总主编《中国历代货币大系》5《元明货币》彩版，

“西王赏功”中图，该书认为此彩版与第443页3561号拓本是同一枚钱，其实不然。此书彩图上的实物现藏上博，第443页3561号拓本实物现藏国博。

⑯国博馆藏钱币资料。

⑰采自马飞海总主编《中国历代货币大系》5《元明货币》，第443页，3559号。据了解，第3559号钱币为孙鼎生先生捐赠上博，第3558号钱币非上博所藏。

⑱⑲⑳《明史》卷三〇九《张献忠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7969页；7974页；7975、7976页。表3、4页数均指这一版本。

㉑⑳⑳[清]李馥荣《滄溟囊》，收入何锐等校点《张献忠剿四川实录》，巴蜀书社，2002年，第37页；36页；60页。

㉒彩一图6采自罗希成《明末张献忠玉玺——西王之宝》，《美术生活》第32期“四川专号”，1936年；常任侠《琉璃厂杂忆》，收入冰心、丁聪编《居京琐记》，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王镜如、史树青《谈谈有关农民战争的文物》，《文物》1961年第7期。

㉓《史记》卷七《项羽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第317页。

㉔⑳⑳⑳[清]彭遵泗《蜀碧》卷二，收入《张献忠剿四川实录》，第149、150页；189页；149、150页；169页。

㉕《韩非子》校注组《韩非子》，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25页。

㉖[清]欧阳直《蜀警录》，收入《张献忠剿四川实录》，第189页。

㉗《明史》卷九二《兵志四》，第2260-2263页。

㉘参阅《中国人民解放军立功与奖励工作条例（草案）》，1952年。

㉙《明史》卷二六〇《余应桂传》，第6751页。

㉚二十世纪80年代，一捞沙民工拿着一叠银叶片到四川彭山街上一手饰铺打造首饰，被一位钱币爱好者发现，从民工手中买下仅存的3件。其形制上部为朵云形，下部略呈椭圆形。下部正中镌刻“赏功”两字，其中一件为篆体字，两件为楷体字。纵长195、边厚0.5mm。详见刘忠俊、曹晓春《四川彭山发现明末张献忠赏功银牌》，中国新闻网2010年11月27日。另参考网上相关系列报道。

㉛《卑南王赏功牌首次公开亮相 由清朝官方颁发》，中国新闻网2007年7月18日。

㉜⑳⑳王裕巽《明钱述要》，载马飞海总主编《中国历代货币大系》5《元明货币》，第506页。

㉝刘廷璧《成都发现一批“大顺通宝”》，《文物》1977年第9期。

④成都市文物管理处 《成都市郊发现“大顺通宝”》，《考古》1977年第5期。

④王裕巽 《明代金银钱分类综论》，《中国钱币》2003年第4期。

④ [清] 刘景伯 《蜀龟鉴》卷二，收入《张献忠剿四川实录》，第266页。

⑤ “献忠招抚缘边僧俗土酋一千余部，远达乌斯藏境，皆授援剿营总兵官金印。此事为内地诸史家所忽。余曩年入康，在德格八邦寺，见献忠所颁印一顆，编号为一千二百零四。……其印长方形，长百零四厘（毫）米，阔七十三厘（毫）米，厚二十厘（毫）米。铜质镏金，具长圆柄，颇重。厚廓内，篆‘援剿营总兵官关防’八字，侧方凹铸真书‘大字一千二百四号’八字，背面柄侧，上行铸‘大顺二年十二月（空）日’，下行铸‘礼部造’三字。”参阅任乃强《张献忠屠蜀考辨》，《川大史学·任乃强卷》上，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

第94页。

⑤中国历史博物馆编 《中国古代史参考图录》“明朝时期”，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46、147页。

⑤李恒贤 《从大顺年号镜浅谈对张献忠的历史评价》，《江西历史文物》1981年第1期。

⑤苏成纪 《张献忠大顺三年铜镜》，《四川文物》1984年第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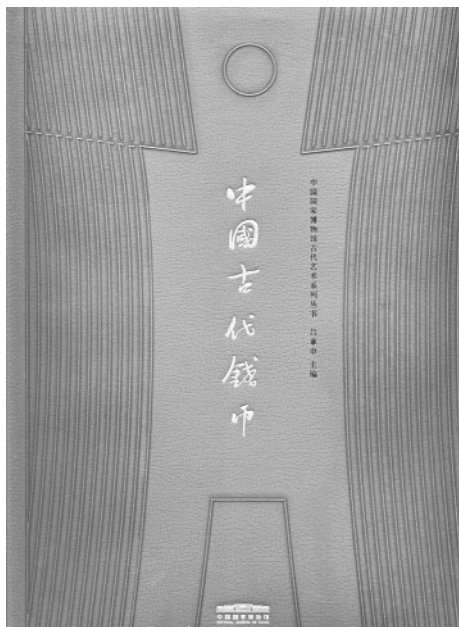
⑤袁炎兴 《张献忠大顺三年铜镜》，《文物》1961年第1期。

⑤赵树中 《张献忠“大顺赤金”戒指》，《四川文物》1985年第1期。

⑤戴志强 《古代中国的钱币》，《中国钱币》2003年第2期。收入《戴志强钱币学文集》，中华书局，2006年，第325页。

（责任编辑 高聪明）

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古代钱币》专题陈列开幕



2011年10月20日上午，作为中国国家博物馆重要专题陈列之一的《中国古代钱币》展览举行开幕式，并于开幕当天对公众免费开放。开幕式由该馆党委书记、副馆长黄振春主持，馆长吕章申致辞，著名学者吴荣曾、黄锡全等出席开幕式。

中国古代钱币是国家博物馆重要的文物收藏门类之一，藏品多达20余万枚。此次陈列精选馆藏我国历代钱币1700余枚，汇聚了罗伯昭、沈子槎、张华联、康际武、张开济、戴葆庭等诸多钱币收藏家捐献和购自陈仁涛的珍泉异品。陈列分为先秦时期、秦汉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十国时期、两宋时期、辽西夏金时期、元时期、明时期、清代前期、清代后期、钱币上的文字艺术、民俗钱币、中国古代造币工艺等部分，较为全面、系统地展示了中国古代钱币不同时期的文化内涵。该专题陈列位于国家博物馆南11展厅，展览面积600余平方米。此外，为了配合钱币专题陈列，还编辑出版了《中国古代钱币》一书，收录了大量馆藏钱币彩色照片及相关信息。

（霍宏伟）

西王赏功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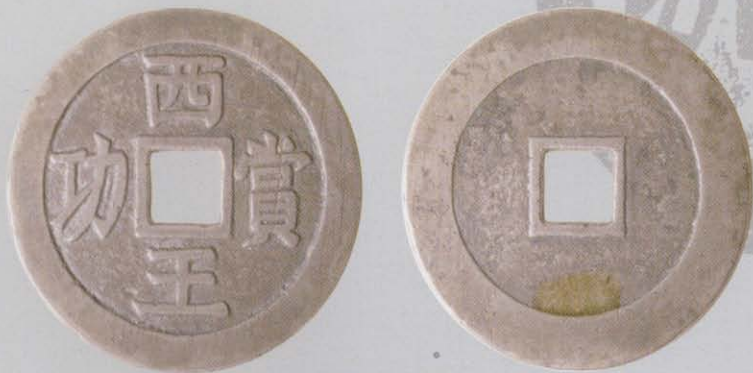


图1 国家博物馆藏银钱



图2 国家博物馆藏铜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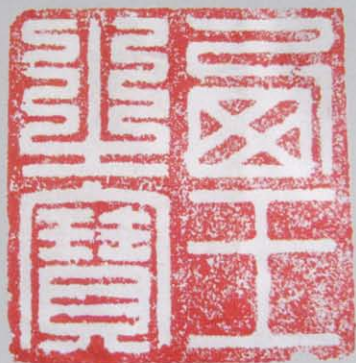


图6 国家博物馆藏“西王之宝”玉玺



图3 上海博物馆藏金钱



图4 上海博物馆藏银钱



图5 上海博物馆藏铜钱